

文學
觀點
01

文學的 多元文化軌跡

In the Tracks of
Literary Multiculturalism

李有成 著

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

In the Tracks of Literary Multiculturalis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的多元軌跡 = In the tracks of literary multiculturalism
李有成著 — 一版. — 臺北市：書林，2005 [民 94]
面 · 公分. (文學觀點 · 1)

ISBN 957-445-089-9 (平裝)

文學 — 評論 2 文化 — 論文，講詞等

810.7

94008143

文學觀點●

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

In the Tracks of Literary Multiculturalism

著 者 李有成
總 編 輯 丁連財
執行編輯 李芬芳
出 版 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三樓
電 話 02-23684938 · 23687226
傳 真 02-66329771
發 行 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經銷事業 02-23684938#103 · 119 傳真 02-66329770
學校業務 02-23687226 · 04-23763799 · 07-2290300
郵 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bookman.com.tw>
排 版 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浩源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四樓
電話 02-27953656(代表號) 傳真 02-27954100
出版日期 2005 年 5 月一版
定 價 220 元
I S B N 957-445-089-9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出版部。

作者序

過去二十來年除了學術論文之外，我還應報章期刊之邀，發表了若干有關文學與文化的短論和書評，有些剪存了下來，有些並未剪存，所幸助理幫我保存了大部分的電腦檔，可能還有少數幾篇找不到外，其他大多數已收錄在這本文集裏。這幾年我多次從倫敦回台北路過新加坡，老朋友陳瑞獻總是提醒我說無法比較完整讀到我的作品，希望我將散篇文字集結成書。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一直抱持著西方人的想法，認為只有學術有成或大師級的學者才有資格出版文集，最近讀到柯穆德的《心靈篇章：1958-2002 文集》(Frank Kermode, *Pieces of My Mind: Writings 1958-2002*) 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像我這樣靠讀書和研究學術為業的人應該多發表論文或出版專書。瑞獻說我的想法太過迂濶，若不是他多次鼓勵與敦促，我恐怕是不會認真考慮出版這樣的一本文集的。

這些文字清楚說明了我在寫作當時的若干關懷與想法，而這些關懷與想法通常較有系統，也較完整地呈現在我的學術著作裏，而且大部分至今沒有改變。這也是我願意敝帚自珍，將這些短論和書評輯印保留的另一個原因。

書名《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是書林編輯部同仁的建議，我覺得大致還可以涵蓋這些文字的主要關懷。經過一、二十年的辯論，大家對多元文化主義已經耳熟能詳，只不過參與討論的人往往各有立場，因此形成了面貌繁雜的多元文化主義。甚至在不同國家裏，或在不同

脈絡之下，多元文化主義所隱含的政治也大相逕庭。無論如何，多元文化主義不應該淪為強勢文化的圍堵策略，而應該被部署為突破強勢文化封鎖的灘頭堡。對我來說，多元文化主義毋寧是一種對立論述。既言對立，對象當然是強勢文化，因此多元文化主義一方面反抗文化上的排外與封閉，另一方面則要求包容與開放。這本書中的文字絕大部分屬於這個論述立場的產物，這樣的論述立場提供我頗為寬廣的批評空間，讓我能夠不時對若干廣為流行的文學與文化觀念或假設加以騷擾與質疑。我從不掩飾這些文字背後的政治與倫理意識——不是潛意識而已。對我而言，文學與文化自始就是非常重要的知識形式，是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文學與文化研究也不僅是一份工作而已，我希望透過文學與文化研究激發若干思考，甚至帶來一些改變——改變各種形式的無知、偏見、成見、歧視、刻板印象等等。要對社會與文化上的支配性與宰制性價值不斷騷擾與顛覆，多元文化主義無疑是個適當的批判位置。

除了部分文字略做修訂之外，這本文集的短論和書評完全保留了寫作或發表當時的內容。當然，時過境遷，少數內容現在不免有了改變，為了存真，我並未刻意修改這些內容。

我要藉這個機會謝謝這些年來催生這些文字的編者，包括金恆煒、顧秀賢、黃素英、封德屏、蘇偉貞、蔡素芬等等。如果不是這些編者的邀約，我想我是不大可能寫下這些短論和書評的。朱炎老師最早啟發我對非裔美國文學的興趣，我多年來讀書作文始終秉持弱勢族裔論述、後殖民論述，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立場，部分原因實源於早年閱讀非裔美國文學的經驗。我要特別謝謝朱老師這麼多年來對

我的耐心與鞭策。若干短論在發表前承何文敬、單德興及紀元文過目並提供意見，我要表示謝意。我還要感謝曾嘉琦與吳孟真兩位助理，花了不少時間與心思整理和校訂這些文字的電腦檔。尤其是嘉琦，過去這些年幫我保存了相當完整的電腦檔，使我的文稿不致於散佚。最早把這些文字輯存分類的是我從前的學生賴維菁，我要謝謝她的幫忙。老同學陳英輝建議把這本文集交給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書林編輯部的同仁費心編校這本文集，我也要在這裏說一聲謝謝。

李有成

2005 年 4 月 16 日

於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

目 錄

作者序 ix

第一篇 美國文學與族裔想像

走過多元文化的煙硝 003

讓文化替自己辯護 009

黑潮洶湧：黑色美國的文化系譜 011

怎樣的黑才是真正的黑？——非裔美國的文化建構 017

黑色美國的女性經驗——關於艾麗絲·華爾克 025

走馬看近日美國小說界 033

第二篇 文學與文化批評

薩依德：一位公共知識分子 039

《東方主義》二十年後 045

典律之爭與文學教育 049

文化、知識、權力——讀《回顧現代文化想像》 059

走出文化自閉——讀吳潛誠的《靠岸航行》 063

小說與政治現實——讀葛蒂瑪的《我兒子的故事》 067

閱讀西班牙 071

盡責的訪談者——讀單德興著

《對話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 075

六年功夫不尋常——讀單德興的《格理弗遊記》譯注本 079

西方文學理論的東方觀照——訪李有成教授 083

第三篇 華文文學評論

世界華文文學：一個想像的社群 105

■ 虛構與現實

從語言問題看《四喜憂國》 111

〈圍城之進出〉的敘事策略 115

政治符號的虛假世界——讀李潼的《屏東姑丈》 119

懷舊——讀劉春城的《妹妹揩著》 123

眷村的童騷時代——讀蘇偉貞的《離開同方》 127

正在消逝的頓成意象——張復小說集《高塔》序 131

歷史與銅像——讀張系國的《一羽毛》 137

五〇年代台灣文學的鄉愁——讀齊邦媛的《千年之淚》 141

■ 女性與文學

政治性與性政治——讀梁寒衣的《赫！我是一條龍》 147

性史——讀蘇童的《妻妾成群》 151

人人愛讀交代——讀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155
迷失在女性主義的花園裏——讀李昂的《迷園》	157
女性關懷——讀商晚筠的《七色花水》	161
在歷史的漩渦中——讀蔡素芬的〈白氏春秋〉	165
在前衛中前進——讀邱妙津的《鬼的狂歡》	169
十年說愛——讀蘇偉貞的《過站不停》	173

■ 族裔・殖民・歷史

卡力班辯證法——讀田雅各的《最後的獵人》	179
原住民大撤退信史——讀瓦歷斯・尤幹的《想念族人》	183
戰死，也是一種凱旋——讀〈普普坦之猜想〉	189
荒文野字——讀張貴興的《群象》	191

附錄：台灣的外國文學研究	195
--------------	-----

美國文學與
族裔想像

走過多元文化的煙硝

1988 年秋天我到美國的杜克大學進修，學校位於北卡羅萊納州以科技和人文研究聞名的三角園區 (Triangle Park)，風景秀麗，人文薈萃，是美國南方的學術與教育重鎮，向有南方哈佛之美稱（杜克的學生則戲稱哈佛為北方的杜克）。杜克大學整個校園就像是一片沒有盡頭的樹林，校園內的建築也各具特色，東校園多為圓頂房舍，西校園則主要為尖塔型哥德式建築。一位研究藝術史的女教授因此在一個後現代建築研討會上非常佛洛伊德地指出：東校園象徵女性的性器官，沒有西校園起眼突出，因為西校園的尖塔是陽物的象徵！如果此話當真，那麼西校園——應該是整個校園——最吸引人的建築物應該是杜克大學大名鼎鼎的尖塔教堂。把陽物和教堂聯想在一起是有些突兀，何況北卡羅萊納州民風保守，星期天早上翩然到杜克大學教堂做禮拜的信徒無不衣著光鮮，談吐文雅，而且大多攜家帶眷，全家動員，在信仰堅定之外，一副重視家庭價值的樣子。

緊鄰教堂的左邊是宗教系。系上有一位英國教授，是我經常一起聊天、逛書店、聽演講的朋友。他專研詹姆士 (C.L.R. James) 和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一談到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rs. Thatcher) 就破口大罵，其立場可想而知。他對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很不以為然，連美國大城小鎮隨處可見的購物中心也看不順眼。說實在的，我

始終不明白，他怎麼會受聘到暮氣沉沉的宗教系來！宗教系後頭有一棟佔地甚廣的龐大建築物，就是杜克大學的總圖書館。我在圖書館的樓上有一間小研究室，可以望見教堂的一角；每天下午五點鐘，教堂就準時傳來由風琴演奏的聖樂，樂聲悠揚，音符中充滿喜悅，確有蕩滌人心，洗盡塵念的作用。

圖書館的正對面隔著一片草地，排列著好幾棟房子，杜克大學聲名遠播的英文系就在最右邊一棟樓房的樓上。那是 1988 年，著名的文學理論家費希 (Stanley Fish) 剛從約翰霍普金思大學被挖角到杜克大學不久，差不多同時跳槽到杜克大學英文系的還有芭芭拉·亨思坦·史密斯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藍屈賈 (Frank Lentricchia)、湯金絲 (Jane Tompkins) 等。這是英文系，東校園還有文學研究所，主其事者乃是被視為威廉士之後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這些人聚在一起，杜克大學的文學研究在沉寂多年之後，在短時間內突然又大放異彩，與加州大學的爾灣 (Irvine) 校區一躍而為文學理論的重鎮。此時有關文學典律的討論已經進行多時，有些學校的文學系（主要是英文系）不得不在新典律的要求下修改課程，主要是添加了若干有關弱勢族裔、女性、第三世界的文學課程，某些系甚至早已將影視文化、通俗文學也納入課程之內。

在這一波重建典律、修訂課程的風潮中，杜克大學的英文系不免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連《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大張旗鼓，先後為文質疑新典律與新課程的正當性。輿論界的抨擊引起了家長與校友的關切。同年的 9 月 16 日至 18 日，杜克大學與其近鄰的教堂山北卡羅萊納大學合辦了一場以「二十世紀末的人文教育」為題

的研討會，可以視為對各方質疑的一個答覆。會中史密斯和當時任教於康乃爾大學的黑人批評家蓋慈 (Henry Louis Gates, Jr.) 對西方中心論者如赫啓 (E.D. Hirsch)、布隆姆 (Allan Bloom) 及班乃特 (William J. Bennett) 等痛加撻伐。史密斯和蓋慈都是反對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共同文化論，在他們看來，所謂共同文化只是一個過時的神話，美國向來就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而校園內部的各種安排、措施本來就應該反映美國社會的實際情況。

杜克大學事件——在這之前還有史丹福大學修訂大學部一年級西方文化課程的事件——讓我較清楚看到典律之爭背後牽扯更為深遠的文化論戰。在典律之爭大勢抵定，重建典律，修訂課程已成為許多大學英文系不得不採納的政策之後，更多、更大規模的辯論自然落在內容更為寬廣繁雜的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上。

1992 年春天我再到美國研究，這次是到費城的賓州大學。學校位於黑人聚居的費城西區，校園被費城兩條主要的老街道狠狠地分割，街道旁則處處可見多為亞裔人所經營的餐車，校園附近也不乏香港人、印度人、泰國人開設的餐廳。的確，與杜克大學相比，賓州大學的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特徵更為顯眼。我落腳的單位是著名的非裔美國批評家裴克 (Houston A. Baker, Jr.) 所主持的黑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來來往往的長、短期訪客甚多，除了研究非裔美國文學的學者之外，還有研究加勒比海文化、英國黑人文化及非洲文化的學者。以學科而言，固然不乏文學學者，但同時還有人類學家、電影學者、宗教學家、法律學者等等，是一個教人學習拋開學科本位主義的地方。

有一次黑人文化與社會批評家柯勞治 (Stanley Crouch) 受邀來中心演講。柯勞治曾經擔任《村聲》周刊 (*Village Voice*) 的爵士樂樂評家達十年之久，後來離開《村聲》，專事寫作。柯勞治立場保守，和史迪爾 (Shelby Steele)、卡忒 (Stephen Carter)、羅瑞 (Glenn Loury) 等，共同被視為美國黑人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的片言隻語常被某些白人奉為擋箭牌，或者作為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利器。中心的成員不論主客，其實多為不同程度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大家都很願意聽聽柯勞治如何宣揚他的保守理念。柯勞治卻選擇朗讀他新近完成的小說，我們確實有些失望。我對他的小說情節（其實他只讀了其中一章）已經毫無印象，但演講後大伙兒共進晚餐的情形卻是依然歷歷在目。

那是一頓輕鬆愉快的晚餐，在搖曳的燭光下，七、八個人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雖然話題多圍繞美國黑人社群的事務。這個時候柯勞治的保守立場才表露無遺。我的整個印象是，柯勞治似乎對民權運動以來非裔美國人所獲得的成就相當滿意，他的舉例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他躊躇志滿地說，有一次他步出亞特蘭大機場，一位白人計程車司機竟然稱他「先生！」(Sir!)，這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這話當然不假，但柯勞治顯然忘了在後民權時代，非裔美國人依然必須面對美國社會中無所不在的結構性種族歧視與偏見，像他這樣的幸運兒當然大有人在，但在美國城市內部 (inner cities) 還有更多的黑人必須面對失業失學、毒品氾濫、遊民暴增、同族相殘、高犯罪率等揮之不去的夢魘。

這一頓飯柯勞治大概吃得相當辛苦，同桌的每一個人——包括我

這個亞洲人在內——都不斷跟他抬槓。但這一頓飯也令我更深入了解多元文化主義的內涵，也讓我深刻體會到總體化與普遍化的局限與危險。當我們視黑人社群——或者任何屬性的社群——為一群體時，我們往往簡化了這個群體內部的複雜性，同質化了這個群體的異質性，忘記了這個群體中的每一個個人都是具有差異性的個體。支撐多元文化主義的其實正是這樣的文化差異。

就在柯勞治演講過後不久的 4 月底，美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因黑人青年洛德尼·金 (Rodney King) 被警察毆打一案的判決所引發的洛杉磯中南區暴動，洛德尼·金頓時成為弱勢族裔的意符 (minority-signifier)，投射著非裔美國人乃至於其他弱勢族裔在雷根主義橫行十年之後的無力感。在螢幕上目睹我數度路過的洛杉磯中南區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許多無辜的人家毀人亡，即使身為外國人也不免動容。這是個極為複雜晦澀的社會與文化文本，自然不是簡單的種族暴動或階級動亂就可以涵蓋其意義的。多元文化主義其實也可以從這次暴動中找到實證，以強化本身的理論假設。端看暴動中非裔、韓裔、墨裔美國人及白人之間莫名的疏離與仇恨，即知道在種族與階級之外，這中間恐怕還有文化的歷史因素。

但多元文化主義顯然不是萬靈丹，它不可能解決美國內部糾葛萬端的結構性問題。即使到現在，環繞著多元文化主義的辯論仍然持續不斷，但這些爭論多被圍堵在校園之內，既與實際的社會與政治實踐無涉，也鮮少觸及美國根本的生產結構與社會關係，整個多元文化主義較具體的成績，大抵多反映在學校課程的修訂以及校園權力結構的調整方面。

賓州大學的大一新生按規定必須在教授的指導下閱讀由學校指定的一本世界名著。在我離開費城前夕，我在學校新聞上看到新學年的初選書單，除若干歐美經典之外，老子的《道德經》赫然擠身榜上，最後還是十九世紀黑人領袖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1845 年的《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 受到青睞。這一切說穿了應該都是拜多元文化主義所賜。只是我至今仍感疑惑，如果當初獲選的是《道德經》，整個賓州大學究竟有多少教授有能力指導學生閱讀這本中國經典呢？

1992 年的春天我還發現，在多元文化主義論戰衝擊之下，美國校園中立場對立的雙方已經正式絕裂，部分文化右派成立了全國學者協會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而文化左派的部分成員則另組民主文化教師會 (Teachers for a Democratic Culture)，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彼此繼續大量互扣帽子……

過了不久，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也發表了他們調查與研究經年的《多樣性計畫的總結報告》(*The Diversity Project: Final Report*)，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論至今依然餘波盪漾……